

挖冬笋

□ 严明夫 文/摄



冬笋有大小年之分，小年一般不长冬笋，自然也少有人去挖，只有大年了人们才会荷锄挎篮上山挖个大汗淋漓、满载而归。

寒冬天，挖冬笋是我的必修课。挖冬笋既是体力活，又是技术活，有经验的人能根据竹叶的颜色深浅疏密程度，断定地下有没有笋，还能根据竹梢方向断定地下竹鞭的走向。找到了竹鞭就找到了笋，一路追挖过去，还能挖到更多笋。但没有一定的体力、技巧，很难刨开厚厚的土层，精准挖起深埋的冬笋。

抖音中老是刷到有人挖冬笋的视频，挥动锄头，三五下就挖到一棵金灿灿的大冬笋，那土质也特别松软，挖得特别轻松，有的还边挖边传授挖冬笋经验，看得我心动手痒，以至于梦中也在挖笋了……

又到两年一回的挖冬笋时节，虽然才隔两年，但我觉得好像过了漫长的时光，我已经等不及挖冬笋了。去年一入秋，我就开始挖了，那时笋的个头还小，又不容易找。到了冬天，经过这几场冬雨，藏在地下的笋芽儿吸足了水分与养分，逐渐膨大，有的把泥土顶裂，成了一个裂包，有的干脆露出一个尖芽，此时挖冬笋就容易了。

连续的阴雨天，已经让我有点心烦意躁了，双休日恰逢晴天又升温，真是天赐良机，乃挖冬笋的好时机也。此时去挖，既亲近自然，又舒展筋骨，还能添加餐桌美味。我哥以前挖惯了冬笋，只是住在城里来去不便，却也早已酝酿已久，跃跃欲试了。于是，哥哥与嫂子跟我约好了，周六去老家挖冬笋，好好体验一番挖冬笋的乐趣。

一到老家，哥嫂顾不上喝口水，迫不及待地便带上挖笋装备——板锄、土箕、手套、凿子，直奔竹林。个把小时过去了，我走过去一看，他们已经有两三斤的收获。嫂子喜不自禁地说，她找到了好多，然后叫我哥挖的。说实在，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嫂子，也能找到冬笋，这是何等高兴、多有成就感的事啊。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家这块竹园会长冬笋，我的前期管理也有方——多砍掉些老毛竹，给冬笋创造一个利于成长的空间和环境，那砍下的枝叶腐烂后是上好的有机肥料，厚厚地覆盖在地面上又起到了保温作用……这也是老前辈传授的经验。

刚咽下午饭，哥嫂兴致正浓，也顾不得休息，又奔竹林，等我打理洗好碗、擦好桌，急匆匆跨入竹林，哥嫂已经挖了好几斤了，有一棵足有1斤多。我从他们挖过的竹林下方挖起，直挖得浑身冒汗，也没挖到一棵大的。莫非被哥嫂挖完了？我想应该不会的，他们力气没我大，只找些浅表的，底下肯定有大的。果然，挖着挖着，挖到了六七棵大的冬笋。

说也奇怪，越是能挖到笋，越是不吃力，反而浑身是劲。当一锄又一锄下去，不经意间看到一个个惊喜——嫩黄的笋尖，就好比发现一个新大陆般的兴奋。也许这兴奋劲能够消除疲劳。

等我挖到竹林上方，哥嫂如同扫雷一样，扫遍了这整片竹林，去另外一块竹林了。忽然，我轻轻一锄下去，又有一个嫩黄笋尖映入眼帘，凭感觉这是一个大的，忙蹲下身细细刨开土，居然一连出现4个笋尖来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！再刨，土层反而越松，又出现了五六个尖尖的脑袋，数了数竟然有10棵！有几棵还是互相簇拥在一起的。

一窝冬笋10棵！从来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，简直堪称奇迹了，怎能抑制住心中的兴奋与喜悦？赶忙呼来哥嫂，一起见证！两位也是啧啧称奇。然后，我换了把小锄头，更加小心翼翼地连挖带刨，把周围的泥土去掉，使10棵冬笋完全暴露出来！大家连忙拿出手机拍照，记录这神奇的画面。

嫂子说我运气真好，这个地方他们都挖过的，居然没有发现。我说这就是我辛勤付出的回报，暑假里，大热天的，我顶着烈日、挨着蚊咬，把毛竹一棵棵砍倒，去掉枝条，再背出毛竹，将枝叶覆盖在地面上……如此换来了今天的回报。看来，竹子也是通人性的！

回家一称，一窝10棵冬笋有10来斤，可以卖不少钱了。看来收获还不小。哥嫂当天满载而归，回城里去了。第二天、第三天，我又到自家别的竹园去挖，每次都能挖到10来斤。再次感叹精心护理竹园的努力没有白费，付出是有回报的。

任何事情的成功，都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合，我想挖冬笋亦是如此。

织毛线衣

□ 朱宝珠

入冬以来，点开手机小视频，常常会刷到编织教程。我喜欢织毛线，因而对主播讲解的新颖织法颇有兴趣，除了细细地看，默默地记，还不厌其烦收藏起来。此刻，也勾起我织毛线的甜蜜往事。

小时候，我特别爱看邻居织毛线，那手指翻飞，动作优雅灵活的样子，眼痒极了，搓揉着稚嫩的双手真想亲自织织，于是缠着母亲教我。初学时，动作僵硬、笨拙，织了拆，拆了织，织织拆拆，持续到十五六岁时，终于学会织整件毛衣了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毛线（绒线）是“奢侈品”。时价一斤毛线十四五元，相当普通职工小半个月工资，而种田人家，也没余钱买这“高档品”。能穿上毛线衫的家庭不多。记忆犹新的是，读初中时上体育课，按要求脱去外套活动，但有的同学没有体面的毛线衫，羞怯地低下头不动手，老师也善解人意，不勉强。“家中有几件毛线衫”曾列入“学生家庭生活状况”调查表中，说明毛线衫在当年的身价地位。

毛线衫的好处在于穿着轻盈、温暖、贴身，又能穿得长久。袖口、领头破了，或个子长高了，穿得不合身时，可以拆了重新织。毛线不够时，也摸得出三四元钱，配上一二两新毛线。

我10多岁学会织毛衣，以后母亲就很少沾手织毛线活。开始家里毛线少，织得少，后来生活富裕起来，毛线衫每人好几件。如果问我到底织出过多少件毛线衫，我真的说不清。只记得几十年如一日，我的手在竹针、钢针、环型针、粗毛线、细毛线、“开司米”线，甚至以后的羊绒线间，穿梭着，循环往复着。连看电视都变成了“听”电

视，眼睛是用来织毛线衫的。

我对织毛线的喜好，也练就了我的耐心和毅力。记得那时回娘家探亲，总要翻箱倒柜找出父母穿旧的毛线衫裤，带回去重织。“别急，慢慢织。”母亲一再嘱咐，而我心急火燎，立即动手洗净，借红猛日头，晒干拆掉，有条不紊，把毛线边拆、边绕在椅子背上，还原成一两绞（圈）。再采用土方法处理：茶壶装满水，放炉灶上烧滚。两手拉伸着弯曲蓬松的一圈圈毛线，耐心地对着壶口蒸汽，不停转换方向吹。三四十绞毛线，在滚烫的蒸汽吹拂下，慢慢变直，顺溜。

毛衣拆了重织，毛线会不够，我直奔部队供应站购买，再把蒸汽绷直的毛线，绕成一团团。选一舒适座椅，手持竹针、毛线，手法娴熟地织起来。这时，感觉忒好，似神仙般逍遥、悠闲。接下来，天天下班织，晚上织，休息日织，一刻不闲。织好一批毛线衫裤，又买来新毛线，开始给母亲织毛线大衣。织织织，把对父母思念之情，密密织进毛线里。

同样是织，却是厚此薄彼。织上衣用崭新的毛线，好像理所当然，而织裤子一般都是用旧的、零碎的毛线，甚至用纱手套拆掉织。我曾用颜色心仪的毛线，为自己织毛线裤，“介好的毛线织裤子！”面对友善的质疑，我迷惑了，赶紧拆了改织上衣。

编织也是一门学问。我读过市老年大学编织班，并持有“编织”课程考核合格的结业证书，算是“科班”出身了。现在，静下心织毛线的人已很少见，而我仍旧喜欢织，隔三岔五，织些贴身的小背心、手套过过瘾。



AI生成图。